



你沒有火，因為你還缺少發現醜的眼睛

這是一個有意思的時代。
我的意思是，這是一個越來越沒意思的時代。（這在網路小說中叫做第一次“反轉”。）
每天早晨睜開眼睛，手機裡已經天下大亂：有人離婚，有人出軌，有人翻車，有人塌房；一隻貓會沖馬桶，一條狗拒絕洗澡，一位大媽舌戰群雄。世界線民二十四小時不休息，都在努力為我們生產“有意思”的資訊。
可是看完以後呢？
沒有以後，手指一劃，下一個更有意思。
互聯網剛興起時，有人說，一個人掉進水裡，未必有多少人圍觀；一頭母豬掉進坑裡，卻一定有人看。
當時我覺得這話有點侮辱人。現在想來，是我低估了母豬的吸粉能力。（第二次反轉。）
今天的母豬不但會表演掉坑，還會直播，會反轉，會配上最新流行的周深的《奔騰》或張韶涵的《覓光》音樂，最後出現一行大字：
“接下來的一隻騷公豬上演的一幕震驚全網！”（你看還是不看？！）
我們就這樣被震驚了一次又一次，最後終於修煉到一個很高的境界——什麼也震驚不了我們。
這大概是今天最有意思的事情：資訊越來越刺激，感覺卻越來越遲鈍。
從前的人娛樂少。李白一壺酒、一輪月亮，嫌不夠熱鬧，就把影子也叫過來，“對影成三人”。蘇東坡更為曠

達，半夜微醺回家，門童比悍妻還厲害，故意不給他開門，還用如雷的鼾聲來回應他：你也就一個下放幹部，到我這杵兒是來接受再教育的，不是讓你日日酗酒的。
今天，我們擁有李白和蘇東坡做夢也想不到的娛樂。全世界都被裝進一部手機，電影、音樂、美女、帥哥、新聞、八卦，隨叫隨到。
可是翻上半天，回頭一想，啥也沒記住，真沒意思。
不是世界沒意思，而是我們的胃口被喂壞了。
天天清粥小菜，一塊東坡肉就很香；天天滿漢全席，只好找王致和臭豆腐來下飯；臭豆腐也吃膩了怎麼辦？那就尋找更臭的，南京高淳就有一種比臭豆腐還有特色的地方小吃——“爛醃菜”，名字叫做“千里香”。
所以，今天傳播最快的，未必是最美的，而往往是最醜的；未必是最深刻的，而往往是最荒唐的。
天下之美，需要發現，也需要創造。一個人寫一句好詩，可能需要半生修養，所謂“十年磨一劍”是也。
可是你想推出天下之醜就沒有這麼麻煩。美需要生產過程，醜可以直接就地開採。於是，審醜完成了對審美的一次漂亮逆襲。不是世界上沒有醜，而是你缺少發現醜的眼睛。（第三次反轉。）
有人告訴你：“這是一部場面宏偉、情節細膩的電影。”你說，有空再看。

有人告訴你：“這是我這輩子看過最爛的電影！”
你馬上來了精神：到底能爛到什麼程度？
甚至仇恨也有了生產力。認真讚美一個人，可能只有幾個點贊；狠狠罵一個人，馬上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有人罵你，還有人罵罵你的人。一句話，便建立了一個熱鬧的社區。
互聯網當然拆掉了許多高臺，讓普通人有機會說話，這是進步。但如果拆掉高臺以後，順便把知識、修養、專業和體面也拆了，就有點可惜。
孔子如果今天開帳號，大概很吃虧。別人問他一個教育問題，他想了半天說：“因材施教吧！”演算法一看：沒情緒，沒衝突，沒流量，等於沒說，下一位。
我們今天真正稀缺的，也許已經不是資訊，而是不被資訊牽著鼻子走的能力；不是娛樂，而是獨處的能力；不是表達，而是把一句話想清楚以後再說的耐心。
偶爾把手機放下，讀一本需要慢慢讀的書，和一個沒有流量的人吃一頓沒有目的的飯。
飯吃完了，天也黑了。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都沒有發生。
窗外有樹。樹上有鳥。鳥叫了一聲。
沒有反轉，沒有熱搜，也沒有“震驚全網”。
你忽然覺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史雙元

通唐之門 得詩之心 ——讀《初學唐詩英漢雙解》

神。於是求一能兼顧法度與性情、結構與審美之入門之書，實為當今詩學傳承之所急。
今展讀《初學唐詩英漢雙解》，頓覺如履玉階，清風徐來，胸次為之一開。往昔疑滯之處，忽焉冰釋；舊日未通之理，豁然貫通。其為書也，不徒為初學設階，亦為深造者啟顛；既導之以法，又引之入境，誠可謂通唐之門、得詩之心之作也。
本書之可貴，尤在其論詩不囿於章句之末，而能直探聲律之源。作者於平仄之分、四聲之辨，對仗之工、疊偶之妙，條分縷析，發微見著。其論不徒羅列規條，而每以詩例佐證，使抽象之法度轉為可感之經驗。讀者由是得知：唐詩之所以為唐詩者，不僅在辭采之精煉，

更在節奏與聲調之和諧；不僅在句意之完足，更在整體氣脈之流通。此種由理入境之引導，既見作者學養之深，亦見其教學之善。
尤為出色者，在於其中英雙解之體例。全書以中英對照為經，以逐句解析為緯，如雙橋並架，左右相通。中文原詩之凝練含蓄，與英文釋義之層層開展，相互發明，相得益彰。對於中文讀者而言，可藉英文之拆解而反觀本語之結構；對於英語讀者而言，則可循譯義而漸入原詩之境界。語言之隔，由是而消；詩意之流，因之而續。此不僅為教學之便，亦為文化交流之一種積極實踐，誠可謂跨文化之通衢，古典之新續。
再論其譯詩之功，尤見

唐詩之於中華文學，猶天上明月，皎潔千古；其光不隨時代而晦，其韻不因語境而移。自初唐肇基，盛唐極盛，中晚唐餘波不絕，千載以來，騷人墨客、學者遊子，莫不以之為精神之所寄、審美之所歸。其所以動人者，不獨在辭采之華，尤在聲律之精；不獨在意象之顯，尤在格調之高。平仄之交錯，如陰陽之運行；對仗之整飭，如法度之森嚴；音韻之流轉，如水石之相激。凡此種種，相資而成其美，若瓷之胎釉相生，琴之弦柱相應，缺一則難臻其妙境。
然則世之好詩者固多，而真能入其堂奧者則未易多得。蓋唐詩之難，不在可見之辭句，而在不可見之聲律；不在顯然之意象，而在幽微之法度。學者或沉湎於意境之賞，而忽於格律之研；或徒記篇章之辭，而未明聲調之旨。是以讀詩而不識其法，如觀畫而不知用筆，雖見其形，終隔其

搞！紅柳

查了DNA，怎能不得意大笑——
咱族群獨具生物界最強基因，美名曰：搞。

搞搞震，也就澆澆水碎碎事嘛——
搞革命，搞運動，搞鬥爭
大搞！
搞躍進，搞煉鋼，搞畝產
硬搞！
內戰時期同胞相殘，和平年代階級鬥爭
人民廣場轆過坦克，敢在史書上
明搞！
唯一樣需暗搞：男女關係。既要又要
越羞越恥越心癢，自謙為
亂搞。

搞熱搞鬧分貝賊高，比如表忠或大媽廣場舞
搞死搞活重音在前，比如經濟或民營打土豪
咱最擅長搞外必先搞內——
搞左搞右，路線之爭
搞上搞下，職場之爭
搞古搞今，皇袍之爭
搞西搞東，霸世之爭
搞貪搞腐，幫派之爭
搞乾搞稀，曾經在農忙農閒口
與口號之爭，直到遍野餓殍。

如今，咱更是自信與戾氣齊飄
喊打喊殺對岸同胞……與人鬥其樂無窮！
搞社區網格化，探頭無死角
搞封口封號抓特務，學生把老師舉報
搞弄滋爛顛，口袋罪裡撐滿了冤號。

自古咱就樂鬥愛搞，且搞得出神入化
劍拔弩張地搞，長袖善舞地搞
翻天覆地地搞，滴水不漏地搞
直搞得奸詐稱情商，愚昧封賢良
搞得搞人的人又被人搞……高家莊裡
各有搞招——

精英人士，把權力往錢裡搞
低端人口，從地溝往嘴裡搞
官員愛國，孩子情人向美帝搞
喜兒翻身，把黃世仁往床上搞……
上樑不正，又怎怪下樑歪搞？

百年之大變局也無奈永不變的——搞！
英雄的使命是搞人頭，草民的飯碗是搞關係
生命不息，互搞不止！
老偉人說，文革七八年搞它一次
嚇壞了俺，和俺被鬥死的姪姪
新舵手說，打江山坐江山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龍顏大悅誓將紅色江山
搞到底，像革命先烈把牢底坐穿！

上下三幹年，咱搞造反殺戮，搞改朝換代
卻終無歷史原地打轉，自外於現代世界大潮
縱橫九百六，咱搞減資興無，搞陰謀陽謀
卻腐敗永遠在路上，通吃紅黑兩道。

不搞不甘不作不死……暫打住。俺的胃
此刻也不甘寂寞，正搞三搞四咕咕叫
抗議俺自少年搞戰備，搞職業，搞寫作兼
搞愛情，落下了搞傷型胃病，需趕緊
搞點兒吃的——在搞出名堂或搞死
自己之前，先把胃搞飽。
(20260727)

五卷鐵書鑄大地 一燈微火映蒼生

一品讀何與懷博士《大地留印第五冊序》

山父

非虛構之文，史之支流也。司馬遷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其行事，綜其終始，故後世有實錄之稱。今澳華《大地留印》五卷，何博士序其第五冊，乃知此道複振於南洲。一述所曆，或身蹈白刃而記

邦迪之變，或筆走雷靈而圖巴別之塔，或述廿載羈棲，或傳一飯之恩。其辭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此太史公家法也。至若親歷者之聲，倖存者之泣，奪槍者之勇，施仁者之溫，皆元氣淋漓，如在目前。昔劉彥和雲“綴

文者情動而辭發”，今觀諸作，誠然。況複雙重視野，異域同天，非徒為飄萍留爪跡，實足為多元續命脈。柯民思氏歎先人無傳，良有以也。是書也，可以傳信，可以垂後，可以觀世變，可以見人心。微光不滅，其在斯乎！

《史筆南來》 《微光永耀》

大地留痕五卷成，南溟萬里記雲程。
直書不隱追邇史，體物能微見至情。
浪湧沙洲凝血色，圓闌高塔震雷聲。
飄零英道根無系，字字如碑向晚晴。

三十年間去國身，異鄉燈火亦相親。
牽槍壯士光猶在，濟世仁醫德已臻。
靈岳有期梅寄信，滄波無恙月為鄰。
留將一點丹心在，不減微芒耀九吳。

匠心。譯詩之難，古今所共知：或泥於直譯而失之滯澀，或偏於意譯而流於散漫。作者則不徒守「信、達、雅」之常規，而更進一步，務求兼攝感情之美，使譯文之中亦隱然有節奏之致、音響之和。其譯筆往往能保留原詩之神韻，而又不失英語之自然流暢，使異語讀者亦得以感其意境之幽遠。是其所為，不僅為語言之轉換，實乃審美之再造，亦可視為一種詩學實踐之延伸。
書中所傳之學，尤寓修養之道。作者於序言中反覆申說：詩藝之精，不繫於靈感之一瞬，而在於積學之久功。此語質樸而深切，足以警醒學人。今人多尚速成，而詩道尤忌浮躁；唯有涵泳

日深，推敲不輟，方能由工入化，由法入神。讀此書者，不僅得法於詩，亦得道於學。詩道與人道，於是相互發明；志誠則境界自開，筆動則聲韻自生。
從體例觀之，全書層次井然，而不失靈動；義理深遠，而不流於艱澀。由體裁分類以立綱，由聲律規則以展義，復以實例貫穿其間，使讀者於理與例之往復之中，逐步建立完整之詩學認識。其教學之功，在於潛移默化；其文化之力，在於潤物無聲。既可為初學者之階梯，使之循序而進；亦可為進修者之津梁，使之反覆印證。既承古法之嚴整，又開中西之互通，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別具和諧之美。

若以譬喻言之，是書如清泉出石，聲韻冷然，意味悠長；又如良師執燭，引人入室，由門徑而登堂，由堂奧而入微。讀者隨其引領，或由格律而悟聲，或由辭章而會意，終至心與詩會，神與古通。其間所得，不僅為知識之積累，亦為審美之養成，尤為難得。
誠然——讀此一書，所得者不僅為學詩之法，更為識詩之心；不僅知其形式之工，更會其精神之遠。唐音由此復振，詩意於焉再生。使古典不為陳跡，使詩心常在人間，此書之功，正在於此。其可貴如此，則其流傳久遠，亦理之必然矣。

李金恒